



凡尔纳科幻经典名著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凡尔纳是一位
对未来事物的伟大设想者



“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倾情巨献
著名法文翻译家陈筱卿诚挚精译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地址：北京 100029 电话：010-64011111 邮编：1000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心游记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 陈筱卿译. --
北京 : 朝华出版社, 2016. 9
(凡尔纳科幻经典名著)
ISBN 978-7-5054-3843-9

I. ①地… II. ①儒…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0126号

地心游记

作 者 [法]儒勒·凡尔纳

选题策划 杨丽丽
责任编辑 胡 泊
特约编辑 凌永放
责任印制 张文东 陆竞赢
封面设计 周 飞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0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843-9	
定 价	22.00元	



目录

- 第一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 001
-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 005
- 第三章 叔叔也困惑不解 / 010
- 第四章 我找到了钥匙 / 018
- 第五章 叔叔念那张羊皮纸 / 022
- 第六章 叔侄辩论 / 027
- 第七章 准备出发 / 034
- 第八章 出发 / 040
- 第九章 在冰岛 / 046
- 第十章 冰岛的一顿晚餐 / 053
- 第十一章 向导汉斯·布杰尔克 / 058
- 第十二章 去往斯奈菲尔的路上 / 063
- 第十三章 向斯奈菲尔靠近 / 068
- 第十四章 无谓的辩论 / 074
- 第十五章 斯奈菲尔山顶 / 079
- 第十六章 火山口中 / 084



第十七章	真正的探险之旅开始了 / 089
第十八章	海面以下一万英尺 / 093
第十九章	“我们必须限量饮水了” / 098
第二十章	死胡同 / 104
第二十一章	渴得难受 / 108
第二十二章	仍旧没有水 / 112
第二十三章	汉斯真棒 / 115
第二十四章	海下 / 121
第二十五章	休整一日 / 125
第二十六章	只剩我一人 / 130
第二十七章	迷路了 / 133
第二十八章	模糊的声音 / 136
第二十九章	终于脱险 / 142
第三十章	地中海 / 146
第三十一章	木筏 / 153
第三十二章	第一天航行 / 158
第三十三章	大海兽 / 164
第三十四章	阿克赛尔岛 / 171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 176
第三十六章	我们往何处去 / 181
第三十七章	人头 / 187
第三十八章	叔叔的讲演 / 192
第三十九章	会是人吗 / 198
第四十章	障碍 / 204
第四十一章	往下走 / 209
第四十二章	最后一餐 / 213
第四十三章	爆炸 / 219
第四十四章	我们在哪儿 / 225
第四十五章	尾声 / 232



第一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1863年5月24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哩。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了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下吧。”

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向教授解释呢？于是，我便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这时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的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自己的侄儿大声喊道：“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的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一两次火。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门学科的源泉，但想从这源泉汲取水分，却并非易事。总而言之，他是个吝啬人。

在德国，有几位教授同他一样。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头。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教授被逼到最后，只好以一句不太文雅的粗话说出口来，然后自己便火冒三丈，大发雷霆。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采用的都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名称，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学科大放厥词，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菱形六面结晶体”“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铈”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会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这个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借机开心。即使对德国人来说，这么做也是很失礼的事情。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



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他却有着地质学家的天赋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的。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可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个门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①先生、亚历山大·德·洪伯特^②先生、约翰·富兰克林^③、爱德华·萨宾^④爵士等，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⑤先生、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⑥先生、戴维·布雷维斯特^⑦爵士、让-巴蒂斯特·迪马^⑧先生、亨利·米尔纳-爱德华^⑨先生、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⑩先生等人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门学科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发表了《超结晶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了不少钱。

另外，我叔叔还当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的馆藏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名。

在厉声呼喊我的正是这个人。他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一头金发，人显得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也就四十来岁。两只

① 亨夫里·戴维(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② 亚历山大·德·洪伯特(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旅行家。

③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在极地考察时不幸身故。

④ 爱德华·萨宾(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

⑤ 安托万·贝克莱尔(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

⑥ 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1814—1852)：法国化学家。

⑦ 戴维·布雷维斯特(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

⑧ 让-巴蒂斯特·迪马(1800—1884)：法国化学家。

⑨ 亨利·米尔纳-爱德华(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

⑩ 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1818—1881)：法国化学家。



大眼睛在宽大的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鼻子细长，像是一把刀具。有些调皮鬼学生说他那鼻子好似吸铁石，能够吸起铁屑。其实，这是胡编乱造，他的鼻子倒是喜欢吸鼻烟，而且吸得很多。

还有，我得补充一句，我叔叔步子很大，一步可迈出三英尺（1英尺=0.3048米），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表明其脾气之暴烈。因此，别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

他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小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1842年曾发生一起大火，但科尼斯街区却幸免于难。

没错，这所老房子是有些歪斜，而且中间凸出，倾向马路。它的屋顶也向一边倾斜，活脱一项美德协会^①的学生所戴的帽子。屋子的垂直度也颇为不佳。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挺牢固的。因为屋前长着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每到春天，榆树花便会伸到玻璃窗里来。

我叔叔在德国教授中要算是颇为富有的了。这所房子及居住在里面的人，全都归他所有。居住其中的有：他的养女格劳班，芳龄十七，维尔兰^②人，另外就是女仆玛尔塔和我。我既无父无母，又是他的侄儿，自然就当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说实在的，我对地质学也入了迷。我的血管里也流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因此，我不会讨厌那些弥足珍贵的石头。

总而言之，尽管科尼斯街这个小屋主人脾气古怪，但大家住在这里还是很惬意的。叔叔虽然脾气急躁，但还是挺喜欢我的。他天生就是这么个急脾气，也无可厚非，知道了也就行了。

4月里，他在客厅的陶土盆里种了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你瞧瞧吧，他天天早晨都要跑去拉拉叶子，想让花草长得快些。

对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只有服从命令。于是，我就赶快跑到他书屋里去了。

① 美德协会系德国的一个政治团体，于1808年成立，旨在激励人民，以振兴普鲁士。该团体成员多为大学生。

② 维尔兰系爱沙尼亚的一座城市。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他的书房简直就像是一个博物馆。所有的矿物标本都工工整整地贴上了标签，按照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大类别，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我对矿物学里的这些玩意儿真的是太熟悉了！我经常放弃与同龄孩子们玩耍，高兴地去抚摩那些石墨、无烟煤、褐煤、木炭、泥煤标本。我还去替那些沥青、树脂、有机盐标本掸去灰尘。另外，我也没忽视那些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面前其相对价值已完全消失了的金属矿石——从铁矿石到黄金矿石。再有就是那些一堆堆的岩石，数量之多，足可以建造一座我们这样的小屋了。要是真的用这些岩石造屋，那对我来说，就宽敞多了。

可是，当我走进这间书房时，却并未考虑这些珍宝。我脑子里缠绕着的就是我的叔叔。他坐在他那把乌德勒支^①绒的大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钦羡无比地在观赏着它。

“多么了不起的书啊！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他大声地嚷叫道。

他的赞叹使我立即想起来我的这位教授叔叔闲暇时喜欢收藏图书。但在他看来，只有那些难以觅得且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

① 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闻名。



“你看到这本书了吗？”他对我说道，“这可是一件奇珍异宝啊！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埃弗琉斯的小书店里觅得的。”

“真棒。”我装着兴奋的样子敷衍道。

说实在的，不就是一本旧书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脊和封面看上去都是粗糙的牛皮制的，书页都已经变旧发黄了，里面还夹着一枚褪了色的书签。

此时此刻，教授依然沉浸在惊喜之中，仍在不停地赞叹着。

“你看，”他在自问自答地说，“这本书漂亮不漂亮？简直是美不胜收啊！你瞧这装帧！这本书翻看起来容易不？很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它都平稳地摊开着。它合起来严实不？很严实，因为它的封面与书页紧紧地合在一起，任何地方都不会张开和散落。它的书脊都经历六七百年了，也没有一点裂痕！啊！这种装帧连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尔德^①见了也都会自叹不如的！”

叔叔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翻弄着这本旧书。我虽然对它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还是煞有介事地问一下叔叔此书的内容是什么。

“这本奇书书名是什么呀？”我表情略显夸张，兴奋地问道。

“这本书吗？”叔叔激动不已地回答我说，“是斯诺尔·图勒松^②的《王纪》，此人是12世纪冰岛的著名作家，讲述的是挪威诸王统治冰岛的编年史。”

“是吗？”我假装惊讶地说，“那它一定是德文译本了？”

“哼！”叔叔有点动气地说，“译本？我要译本干什么？谁稀罕译本？这是原文版，是冰岛文本！冰岛文很独特，既丰富又简洁，语法结构变化多端，而且词汇意义也丰富！”

“那不是与德文一样吗？”我兴奋地说。

“是啊，”叔叔耸了耸肩膀说，“但也有点不同，冰岛文像希腊文

① 三人均为19世纪的书籍装帧大师。

② 斯诺尔·图勒松：这里系作者笔误，应为斯诺里·斯图吕松（1179—1241），冰岛领主、诗人，其著作《王纪》系北欧古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



一样有三重性，名词像拉丁文一样有变化。”

“是吗？”我开始有点惊奇了，“那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在胡扯什么呀，可怜的阿克赛尔！什么字体呀？你以为印刷版呀？这可是一本手稿，傻瓜，是用卢尼字母^①书写的。”

“卢尼字母？”

“是啊，你现在该问我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这个我懂。”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没好气地顶了叔叔一句。

但叔叔并未动气，不管我愿不愿意听，只顾滔滔不绝地解释开来。

“卢尼字母嘛，”他说道，“那是早前在冰岛所使用的一种字母。据传说，还是天神奥丁^②所创造的哩！你来看看，无知的孩子，好好欣赏一下由天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字母吧！”

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若真的跪拜，天神和国王们就会高兴的，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我出言不逊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中止了我和叔叔的对话：一张污秽的羊皮纸从书中滑落出来，掉在了地上。

叔叔手疾眼快地将它捡起来。他这么着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觉得一份古老的文件，藏于一本古旧书中已经年累月，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了。

“此为何物？”他大声嚷道。

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小张羊皮纸摊在桌子上。这张羊皮纸长五英寸，宽三英寸，上面横向排列着一些似符咒般难懂的文字。

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竭尽全力把这些古怪的符号记下来介绍给大家，因为正是这些古怪符号使得里登布洛克教授及其侄儿进行了一次19世纪最为离奇的旅行。

教授对这些古怪符号研究了片刻，然后将眼镜推到额头上说：“此为卢尼字母，它们与斯诺尔·图勒松手稿上的文字一模一样！可是……

① 公元4世纪古日耳曼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

②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司智慧、诗歌和战争。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所谓卢尼字母，纯粹是一些学者创造出来难为人、捉弄人的文字，所以，当我发现叔叔弄不明白纸上的那些文字时，我确实有点高兴。我看见他的手指开始颤抖，而且抖得还挺厉害的。

“这确实是古冰岛文呀！”他咬紧牙关自言自语道。

里登布洛克教授应该是能认识这些文字的，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如果说他并不能流利地说地球上的两千多种语言和四千多种土语，起码也是懂其中一大部分语言的。

面临这种困难，他的急躁脾气自然会表现出来的。我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可正在这时候，壁炉架上的钟敲了两下。

与此同时，女仆玛尔塔推开书房门说：“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午饭不午饭的，一边去！”叔叔大声呵斥道，“让做午饭的和吃午饭的都一边待着去！”

玛尔塔赶紧走开了。我紧随其后，不知不觉地坐在了我在餐厅里常坐的那个座位上。

我等了一会儿，不见教授前来。据我所知，这还是他生平头一次放弃了神圣的午餐。而且，今天的午餐可真是丰盛至极啊！一道香芹汤、一道火腿煎鸡蛋和豆蔻酸模、一道小牛肉加糖煮李子卤，甜食是糖渍大虾，佐餐酒则是莫赛尔葡萄酒。

我叔叔竟然为了一张破旧的纸片舍弃了这么美味的饭菜。说实在的，作为他的颇具孝心的侄儿，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把这顿午餐吃掉。我还真的是毫无愧疚地这么做了。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女仆玛尔塔在一旁嘟囔着，“里登布洛克先生竟然会不来用午餐！”

“真是不可思议。”

“这说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老女仆摇着头叨咕着。

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除非叔父大人发现自己的那份午餐被别人吃得一千二净，否则他不会大发脾气。我正在吃最后一只大虾，叔父突然一声大喊，打断了我品尝食物的兴头。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了书房。



第三章 叔叔也困惑不解

“这明显是卢尼字母，”教授紧蹙着眉头说，“可是，这其中藏有一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给挖出来，否则……”

他猛地挥动了一下拳头，结束了自言自语。

“坐那儿去，”他用拳头指着桌子说，“我说你写。”

我赶紧做好准备。

“现在，我来把与这些冰岛文字相对应的德文字母读出来，你边听边记下来，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个什么结果。不过，你得向圣米歇尔^①保证，可别记错了！”

我开始听他口授。我尽量准确地记录着。字母一个接一个地被读了出来，组成了下面这些难以理解的文字：

mm.rnlls

esreuel

seecJde

sgtssmf

unteief

niedrke

kt, samn

atrateS

Saodrrn

① 圣米歇尔：基督教的首位天使。



emtnael	nuaect	rrilSa
Atvaar	.nsrcr	ieaabs
ccdrmi	eeutul	frantu
dt, iac	oseibo	KediiY

记录完了之后，叔叔立即将我刚写好的那张纸一把抓了过去，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很久。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呀？”他机械地自言自语着。

说实在的，我也不明白，无法回答他。再说，他是在自言自语，并非在问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密码信，”他继续自言自语着，“信中的含义就隐藏在这些故意弄乱的字母中。如果将它们正确地排列出来，就能得出人们能够看懂的话了。我猜测，也许这里面隐匿着一种说明或暗示，从而使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秘密！”

可是，在我看来，里面什么含义都没有，但出于谨慎，我并没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叔叔又拿起那本古旧书和那张羊皮纸，仔细地比较来比较去。

“这两份东西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叔叔说道，“这封密码信是写于这本书之后的，我已发现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这些密码的起始字母是两个m，这在图勒松的书中的怎么也找不到的，因为这种写法是直到14世纪才被冰岛文字所接受的。因此，手稿与密码信之间起码相差有两百年。”

我不得不承认，叔叔的推论合乎逻辑。

“因此，我在想，”叔叔接着说道，“这些神秘的字母可能是这部手稿的某一位收藏者所写的。可是，这个该死的收藏者究竟是谁呢？他会不会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书中的某个地方呢？”

叔叔又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拿起一个大倍数的放大镜，仔细地检查该书的头几页。在第二页的背面，亦即有副标题的那一页，他发现了一些污迹，乍看上去，像是墨水渍。可是，再仔细地观看，却可以辨认出一些大半被擦去了的字母。叔叔认为这是值得探究的，于是，他仔细地辨认起这

些字迹来。凭借那个大倍数的放大镜，他终于认出了这些符号，而且认出那也是卢尼字母，便毫不犹豫地读了出来：

11111 4111111111111111

“阿尔纳·萨克努塞姆！”他以胜利者的口吻大声地说道，“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是一个冰岛人的名字！这是16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位非常有名的炼金术士！”

我怀着钦佩的心情看着叔叔。

“这些炼金术士，”叔叔继续说道，“诸如阿维森纳^①、弗朗西斯·培根^②、雷蒙·鲁尔^③、帕拉塞尔斯^④，都是那个时代名噪一时、无出其右的学者，他们的发现令我们惊奇。这个萨克努塞姆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封不可思议的密码信中隐藏某种重大的发现呢？应该是的！肯定是的！”

教授经过一番逻辑推理，想象力立即活跃起来。

“毫无疑问，肯定如此，”我鼓起勇气回答他道，“可是，这位学者为什么非要把某种神奇的发现给隐藏起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唉！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伽利略不就是把土星的发现给这么隐藏起来的吗？不过，无论如何，反正我们会弄清楚的，我一定要破译这个密码，把信的内容弄个一清二楚，否则我就不吃不睡。”

“嗯！”我暗自寻思。

“你也得这样，阿克赛尔。”叔叔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天哪！”我心想，“幸亏我午饭吃的是双份！”

“现在，”叔叔又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密码出自哪一种语言。这事不难弄明白的。”

听了这话，我立即抬起头来。叔叔又继续自言自语：“没有比

① 阿维森纳（980—1037）：阿拉伯名医、哲学家和神秘学家。

②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③ 雷蒙·鲁尔：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和炼金术士。

④ 帕拉塞尔斯（1493—1541）：瑞士医生、神秘学家和炼金术士。